



青年原创书系

陈可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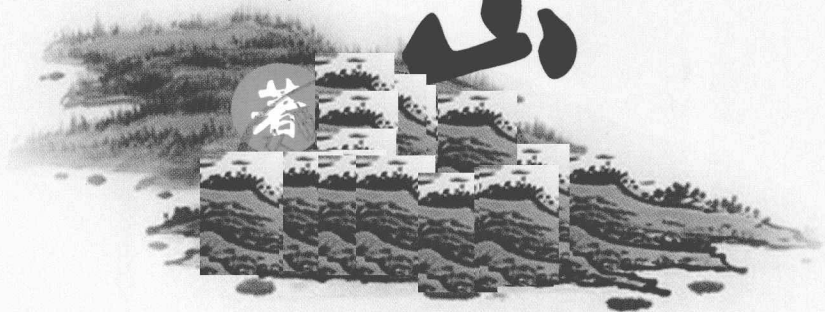
琴山

大众文艺出版社

琴山

陈可非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琴山/陈可非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7

(青年原创书系)

ISBN 978-7-80240-627-8

I. ①琴…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21138号

书 名 琴 山

作 者 陈可非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目 录

contents

卷一 春 分

子.....	2
丑.....	3
寅.....	7
卯.....	12
辰.....	16
巳.....	20
午.....	22
未.....	28
申.....	32
酉.....	34
戌.....	37
亥.....	39
子.....	45
丑.....	49
寅.....	53

卷二 夏至

卯.....	56
辰.....	64
巳.....	67
午.....	72
未.....	78
申.....	83
酉.....	88
戌.....	92
亥.....	96
子.....	98

卷三 秋分

丑.....	102
寅.....	108
卯.....	111
辰.....	118
巳.....	120
午.....	122

未.....	126
申.....	128
酉.....	134
戌.....	141
亥.....	143
子.....	147
丑.....	150
寅.....	151
卯.....	157

卷四 冬至

辰.....	166
巳.....	171
午.....	178
未.....	186
申.....	189
酉.....	195
戌.....	201
巳.....	207
关于刘麻子.....	214
关于玉珍.....	216
关于马克.....	217
关于长江.....	219

卷一
春分

予

往往现实过于真实，便引人进入虚幻。

漫腾腾的四天过去，当我从噩梦中醒来，得知自己的两枚睾丸，已被野马坚硬的蹄掌碾为肉饼，身子寸骨寸节顿时如油炸一般松酥了。人就这么脆弱，四天以前，我还是活蹦乱跳的，比马驹子还欢实。可如今，躺在这块冰冷生硬的门板上，竟跟死去没什么两样了。其实我的腿伤应该更为深重，被野马踏折之后，几乎露出了白碴碴的骨头，不过已被两只厚厚的木板夹住，红红的皮肉似已开始愈合，但仍有肉丝绽露着，有点像开放的刺玫。烧酒冲洗过的部位，皮肉如乳汁状亮亮白白，看一眼就疼痛锥心。而我双腿间的那两块肉饼呢，此时已是麻木不堪，了无感觉，本已不疼不痛。可我心里作怪，觉着这不疼不痛的疼痛，似乎更加难以忍受。“哥……”我费力地张口叫了声野人，泪水便哗哗地下来了。日子只是四月光景，阳光还来不及显露出温和，有日光打在山墙上，冰凉里却也透着生机。琴山那边有风吹过，绿草芽子已从土里拱出了鹅黄。琴山脚下草滩边的小河已有了轻微的流动，冰雪开始融化了。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是我来到琴山后第一次独自去草滩看那野马。我骑着马奔向野马群时，我的坐骑冷不防遭受了野马群的围攻。我骑着的本是一匹彪悍矫健的大马，常日里总神气活现，是野人刚从镇上给我挑回来的。不知为何，它一见到野马群便小巫见大巫了，顿时变得六神无主。野马们疯狂地冲向它，在一阵撕咬和践踏中，它筋疲力尽地躺在了地上。短暂的一场混战之后，我落在了野马蹄下，成了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后来的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恍惚中，我被野人用一根牛皮绳子捆上马背送到了二十里外的镇上。当时，镇上只有一个兽医在。他用给畜

生打针的针头为我做了注射，又给我腿上上了夹板，然后将我放在那块陈旧的门板上躺着，等着我自己醒来。“更重的是内伤。”兽医伤感地对野人说。野人问伤哪儿了，兽医搬开我疲软的大腿，露出了那只如打碎的鸡蛋状的稀烂的睾丸。“有救没救？”野人急急地问。兽医不说话，只是摇头。野人叹口气后就只能等着了。他坐在屋外的山墙下晒着太阳，一锅接一锅地吸烟，烟雾在他头顶上打着一个个麻线样的死结。

这一等就等了四天。

丑

就在四个月前，琴山还是一片冰封雪裹，连镇子上也是积雪成堆，小小的街巷里全是雪汤泥水。我揣着那封信来到了琴山镇这个只有一条街道的庄子，那张带着红色抬头、末尾盖着红红印章的介绍信，是我从县武装部换来的。我来到镇子上，四处打听一个叫李长安的人，打听了一天，竟没一个人知道下落。天寒地冻的，我钻进一家小酒馆子想取取暖。屋子里很静，火炉前无人，我径直坐下时，才看见屋子角落里面坐着个男人。那人穿着一件泛黄的羊皮棉袄，只顾饮酒，连头也不抬。我丢下背包拖腿过去，怯生生地问道：

“同志，你可知道琴山有个李长安？”

男人抬起头来，目光如两把尖刀，顿时叫我心头一紧。我完全可以用蓬头垢面来形容他。他头发冗长而且纷乱，跟下巴上的胡子连在了一起，毛毛草草的，整个面部活像蒙着张狗皮帘子。男人抬眼瞅瞅我，恶声恶气地道：

“李长安，你就是那个找李长安的人？”

“是的，我就是。”我答道。

男人站起身，上下打量了我一遍，转而又坐下去，脸上竟露出些莫名其妙的表情。他噙声噙气地说：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还弄身军装穿着。”

是的，我不仅穿着军装，而且这军装几乎全新，完全还是一副军人打扮，只是少了红艳艳的领章而已。“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军装了？”我心里怦怦直跳，脸上仍挂着笑意，只是想用笑来讨好他而已。我这人天生有些胆怯，又是初来乍到，不想跟他治气，就只好假惺惺地跟他笑着。

“李长安早没了，只有一个野人。”讨好也没用，那人根本不看我，话语仍是冷冰冰的。

“野人？”我不解其意。

“野人怎么啦？”男人抬起头皱着眉头。

“我是听说琴山有个野人。你是说李长安就是野人，野人就是李长安？”我自作聪明地解释了半天。

男人一脸蔑视，还是抬眼看我。

“那野人在哪里？”我又问。

那人拿筷子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李长安同志，我终于找到你了。不信你看，我这里有介绍信。”我像找到亲人样热乎起来，慌忙掏出介绍信来。

男人伸手把我推了个踉跄，嘴里说道：

“什么信不信的，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要派个人来，让我到县里杀牛去。”

“不对吧，说好咱们一起在琴山放牧。”我故作震惊。

“那是我骂过他们之后，牛我死活也不会去杀的。”男人起身提起一管烧火棍般的火铳，径直出门去。他来到雪地边上端起铳往前瞄了瞄，做出一副射击猎物的样子。突然，他转过身子，拿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瓜子。我还在懵懂之中，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面无表情地站着

一动不动，生怕他做出过激的事来。男人咬了咬牙齿，嘴角向上翘了几翘，往雪地里吐出一口清痰，舔舔干裂的嘴唇恶狠狠地说：

“算你狗日的走运，如果不是看着你穿着这身军装，我真想请你吃两把炒豆子。”

我一阵尴尬，一时不知如何说话。但在转眼之间，我看到了他那条泛黄的军用棉裤，顿时壮了胆子。我伸手拨开了他的枪管，向他走过去，笑笑说：

“老兄，你不也穿着军用裤子吗？”

“正是这条裤子才救了你的小命。”男人收起铳，冷笑一声说，“这琴山怕是好来不好走的，如今既然来了，客气也多余，那就回琴山去吧。”

屋子里有人出来，小媳妇模样，身穿蓝布碎花棉袄。

“走了，野人？”她向那人打着招呼，说话时还顺带看了看我。

我也看到了她，她有些姿色，一双黑黑的眼睛，鼓鼓的胸脯从棉袄里突突地往外拱着。

“走了，何花，这就是日他新来的。”男人拍了拍我的背包。

“哦，野人，来了都是兄弟啊，你可……”何花站在门口说。

“行了何花，野人知道怎么做。”男人边说边去牵马。

男人将那管粗糙的火铳斜挂在肩头，拍拍我的屁股就把我推上了那匹青马的背，自己折身也跨了上来，调转马头还跟叫何花的女人挥了挥手。大青马力气十足，随着男人一声吆喝，踏着厚厚的积雪，驮着我们突突地就尥起了蹶子，转眼就把镇子甩在了后面。

来到一个山洼里，男人突地收住了缰，他命我跳下马去。我只好顺从地跳下来。男人双腿一夹，马儿竟突突地跑开了。

“这是啥意思？”我问。

“后面跟着吧，雪太深，它驮不动两个人，我可不能因为你亏了我的马儿。”男人说。

我不想跟他较劲，只好背着背包紧紧地跟着马屁股飞跑起来。雪实在太深，我跑不动，跑几步就撂倒了，幸好我还算个灵活人，几年兵也没白当，在雪地打个滚就又爬起来了，爬起来接着又跑。男人说：

“以后不准你叫我李长安。”

“那叫什么？”我跟在马屁股后面喊道。

“我叫野人，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男人说。

“为何要叫野人？”我又喊。

“日他的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叫野人你就叫野人。”男人勒住马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野人就野人吧，我喘着气呆呆地看着他，心里思忖着，别说叫野人，就他妈叫野马野驴也碍不着我的事。

马儿不停地走着，我快步紧跟。走了几个时辰，远远地已能隐约看见琴山了。出了镇子大约十里，就是一片桦树林子，树高而壮，这让我大为惊奇。我是平原人，平原少有这样齐整的成片的大树林子。我不喜欢平原，甚至像山里人一样憎恨着平原。我跟着马儿穿过密林，翻过几座山丘，再越过几片洼地，就登上了山岗。如果不是有雪，琴山应该清晰可辨了。我抹一把汗，仿佛看见了压在雪底的宽阔的草滩一直延伸到琴山脚下。雪花飘流起来，像幕布样连成一片。天地浑然一体，琴山转眼便无影无踪了。我抬头想看个究竟，雾雪茫茫，眨眼工夫几乎只能看到一丈开外。看不到山峰，但我却十足地感到了山势的凶猛，因为自那山上压迫而下的寒气显得异常逼人。

寅

这片桦树林子好像把琴山和镇子阻隔成了两个世界。

马儿并没放慢速度，我还得快步追赶。又过了三袋烟的工夫，一股牲口的骚腥味扑面而来。马在院子前收住了蹄子。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里，真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院子是用红砖砌成的，在雪野里显得有些刺眼。院子周围是迷迷茫茫雪的世界，一片片矮小的灌木被白雪覆盖着，像平原上棉田里低矮的棉垛。野人也不招呼我进屋，我只好自己钻了进去。屋子里倒还热乎，暖气打在脸上如有虫子爬行。

屋子还算新，砖还露着鲜红。地上躺着条黑狗，见我进来，只是抬头打了个哈欠，便又眯上了眼睛，一副懒得待见的样子。我放下背包打开行李，自个安顿在一块空着的炕板上。当我从枕头包里不慎翻开那张照片时，心里一酸，就想起师长了。

是师长让我来的，但我不知道师长为什么非得让我来。我给师长当了三年警卫，本来师长说要留下我的，可突然却让我走了，还让我来北边。开始我不想来，嘴里却没说，我不可能违抗师长的命令，但用泪水告诉了师长。师长说，就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派你到那里去，但我只知道不去不行，这是组织考察后的决定。那次上头要报一个忠诚可靠的人让组织考察，你的情况我最了解，我认为你最可靠，就报了你。师长说这话时还以信任的眼光看着我，表达出了他对我赏识。师长说，过不了太久，就会有一批像你一样的人到那里去干你一样的工作。但我心里还是不想走。师长看出来了，他不但没有凶我，反而眼里也盈满了泪水。他从身上掏出一张照片，是玉珍的。我吓了一跳，脸突地就红了。对玉珍，我是有些喜欢，但我死也不敢动什么歹念头。难道师长是……我越想越害怕了。师长说，别的我不担心，只有一点，你有些太

胆小了，也太瘦弱了。师长又说，这一回，还有不少和你一样的人，复员后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干一些看起来不起眼却意义重大的事。你这次去了那里，肯定很孤单，不过不要紧。玉珍也是个苦孩子，没爹没娘的，她四岁就跟了我，是你阿姨把她养大的。我也看得出你喜欢她。我在这儿给玉珍做个主，明年她就读完了中学，等她读完了中学，我就让她来找你，你们就成个家。也许你们需要在那里过一辈子呢，把她交给我你放心。我被师长的话惊呆了。我仰望着师长宽阔而红润的脸庞，恨不得立刻就地跪下叫他一声爹。师长又说了，不过有一条，不管你走到哪里也是我的兵。师长还说，这张照片就留给你吧，好好保存着，去了来封信，说说你那里的情况。好，我抹着眼泪揣上玉珍的照片就上了路。

看着玉珍的笑脸，我心中就涌起了热乎乎的东西，自个儿就止不住地笑了。

野人不睬我。夜里围着火炉，马灯已熄下，野人一个劲儿地抽烟。我突然想知道李长安为啥要叫野人。这个念头是一见到野人时就产生的。我靠过去，轻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叫李长安要叫野人？”

野人不说话，只回头狠狠瞪我一眼。

黑狗也瞪我一眼。

我知道他不乐意，就知趣地闭嘴了。

野人在鞋掌上磕了烟灰，脱下羊皮袄子，径直躺到被窝里去。我也只好作罢睡了去。

晚上的雪一直没停，等天亮我起来，院子的门都被雪堵住了。野人把烤好的烧饼扔了块在我的炕头上，生硬地说：

“吃完了把羊栏给拆了。”

我出来一看，羊栏好好的，一肚子不解说：

“那羊栏好好的拆它干啥？”

“叫你拆你就拆。”野人说完，背上火铳骑马走了。

我把羊群安置在房檐下，开始拆那羊栏。这是用木头架成的羊栏，根根都有碗口粗，我几乎无法搬动。搬不动也得搬，我踩着齐膝的积雪，用烧火的棍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羊栏拆了。

晚上，野人回来，手里提着一只兔子，自顾自地剥了煮了，又自顾自地吃了肉，将骨头给了黑狗。我早早地钻进了被窝，却说啥也睡不着，只是躺下想着心事。一天下来，我的手和脚都已冻得如馒头般红肿了。

野人自个吃喝完了，钻进被子呼呼睡去。

谁也不理会谁，屋子里闷闷的。我想这日子真他妈没法过了，要不是师长让我过来，我早就呆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野人又要出门，他还是将一块烧饼扔在了我的炕头，说今天把羊栏给我搭起来。

我差点跳了起来，嚷道：

“什么？昨天刚拆了今天又搭？”

“可不吗？要不你来琴山干什么来了。”野人拿眼瞪着我。

真他妈倒了血霉，我在心里骂着。

我在雪地里又干了一天，再把羊栏搭了起来。

傍晚，野人回来了，手里还是提着只兔子。看着我搭好的羊栏，嘴角微微地颤了几颤。他把那兔子剥了煮了，自个儿吃了肉，盛出一碗汤来搁在我的炕头，那汤还冒着浓浓的烟雾。我一见，有股无名之火就窜上来了。我起身抬手就把它泼在了地上，这是我有生以来干的第一件大胆的事。

黑狗看一眼，舔也不过去舔。野人也像没看见一样，自个睡了去。

我睡不着，不知道师长说的和我一样的人啥时能来。我心里窝火，翻开包袱去看我的照片，想我该想的人，嘴里还哼哼地唱着小调儿。

“日他的哭丧呢，叫老子睡不睡？”野人喝道。

我还是照哼不误。

“日他的耳朵聋了，听见了没有？”野人又吼道。

我还是跟没听见一样。

“有种，”野人说，“占老子的地儿，还敢跟老子过不去。”

“谁占你的地儿了，你这些都归公了你不知道吗？”我的胆子好像一下子大了起来。

野人从被窝里跳了出来，折身从墙上取下火铳对准了我的脑门儿。

我一动不动，眼泪却止不住地落了下来。“日他的。”野人一甩手，火铳哗啦一声撞着门板又栽到地上。“好要你硬你又软了。”他愤愤地坐上炕头，点着烟，一锅接一锅地吸着。

“野人同志，别搞错了，”我擦干泪水走过去，学着老班长的口气平缓地说，“我不是来占你的地盘儿，我是组织派来的，是师长让我来的，让我到这里来执行放牧任务。”

“师长，日他的你还有师长？”野人不屑地说。

“我为啥没师长，我还是师长的警卫呢。”我说。

“就你这熊样儿还能当警卫？”野人回头看了看我。

“我怎么不能当？我当得好着呢，这可是师长亲口说的。”

“那说明你那个师长就是个日八叉。”

“什么日八叉？我师长刘国贵人称刘麻子，大名鼎鼎的，他可是从战场上回来的，打过仗的，你知道吗？”我顶道。

“刘麻子？”野人肩膀微微一颤。

“对，别看他一脸麻子，人可好得不行。”我说。

“哪地儿人？”野人问道。

“河南人，比你块头大。”我故意说。

“日他的神了，睡吧。”野人说。这是野人几天来正经跟我说的第一番话。

两人睡去，一夜无话。雪还下个不停，等二天我起得床来，就看到

了雪地里的一摊血，差点吓了我一跳。转过身去，见野人正剔着羊肉，心里才踏实了。我看出来了，昨晚斗了一场，野人脸色变了，再不像头几日那么铁青，他转头看了我一眼招呼说：

“来，兄弟，帮一把，把灶里的火烧着了。”

兄弟？我先是一愣，转而反应过来。“这就来了。”我连忙顺竿儿爬着。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接下来的几日，我的嘴巴就关不住了，我给野人不停地讲着师长，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师长有多厉害。看来他也佩服师长了，我一说到师长他就一脸笑了。当然我也讲起了玉珍。还找出了信纸，说想给师长写封信去，又说不知话从何说起，我写了撕了，撕了再写，就这样竟折腾了好几天。等过些日子再说吧，有的是日子。我看一眼照片上的人，心中万分得意起来。

野人的话还是很少，只告诉我这黑狗叫有福，是他从镇上捡回来的。直到六天后天气露晴的那个早上，野人才用烟锅子捣着耳朵给我挤出了这半截子话来，他迟疑一下说：

“如果不是我这不争气的俵耳朵……”

我不明白，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太阳露出半张脸来，阳光温温的。

野人说：“其实你早说你是当兵过来的，我也就不为难你了。当时我就铁了心，他们不是要占我的地儿吗？谁来老子让谁过不下去，让他自己离开琴山。”

“我可是个撵不走的。”我故意笑起来。

野人也笑了。

“你能说说你为何叫野人吗？”我就是一根筋，就想知道这件事。

“现有马四匹，一公两母一驹。”野人还是有意扯开话题。